

編者的話

本期的「特稿」，是陳耀庭先生的《全真道詩欣賞又三題》。陳耀庭先生的這類文章，我們曾在第40期發表過。我們之所以不惜版面地安排發表陳先生的長篇大作，是因為這類文章代表了國內學界的一種新的研究方向。過去國內學者關於道教的研究，多是在《道藏》內就某一人物、某一經典或某一主題進行尋章摘句，然後將尋摘到的章句連綴成文，進而以此組成道教的「XX史」或「XX學」，篇幅雖然鴻巨，內容卻乏精細。拜讀陳耀庭先生的這幾篇文章，我們可以發現，他是圍繞幾句話而對之進行深入的闡發或詮釋。這種不同，實際上也就是通常所謂「大題小做」與「小題大做」的不同。我們希望，今後國內的學者能多有一些「小題大做」的精緻作品問世，並在此基礎上重建道教的「XX史」或「XX學」。

與陳耀庭先生文章相應的是「道教論壇」的一組文章。在這組文章中，作者運用現代人的思維和語言對道家道教的思想學說進行了新的詮釋，如葛榮晉先生的《糊塗哲學與智慧人生——「大智若愚」的現代詮釋》。這種做法，也同樣值得提倡，因為道家道教不是「古董」，她仍然在現代社會中流行，而現代社會的普羅大眾需要借助現代語言才能更好地理解道家道教。同樣，道家道教也只有借助現代人的思維和語言來闡發自己的學說，才能更好地在現代社會中獲得發展。

需要說明的是，我們提倡新方法，並不是為了否定舊方法。傳統的尋章摘句、對比考證等，乃是我們進一步闡釋道家道教思想的基礎。唯有基於對傳統道家道教的經典、人物及思想之準確把握和理解，我們才能更好地闡釋之，否則，「闡釋」將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並可能淪為「隨心所欲」的滑稽作品。所以，我們在本期也特意安排了蕭登福先生《〈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的作者及撰作年代》、汪登偉先生《〈龍虎經〉考》、樂愛國先生《試論丘處機、尹志平無為、有為統一的思想》這樣一些頗顯「學力」的傳統風格的文章，以示本刊主張傳統與現代「結合」。記得以前曾經說過，本刊主張「多元」；現在我們強調「結合」，其實也是在「多元」的範圍之內。

另外，本期還安排了一些屬於田野調查或口述歷史的文章，如傅鳳英《全真道衍派——北京桃源觀千峰派簡介》、蕭霽虹《長春派遺脈在昆明的傳承》、陳敬陽《回顧1986年香港蓬瀛仙館與青松觀啟建的全真法會》等。我們也希望廣大讀者、各地道友今後多給本刊寄送這類稿件，為後人瞭解道教歷史積累一些珍貴的資料。

最後想說明一下的是，我們從上期開始就沒有再對單篇文章使用單書名號，因為標點只是一種符號而已，意義是靠人來界定才有的。內地的單篇文章也同樣用雙書名號，唯有雙書名號內的書或文章才用單書名號，我們覺得很科學。只是上期因本刊主編赴牛津大學訪問，安頓生活學習諸事繁忙，沒有時間和精力撰寫「編者的話」，故未作說明。在此也對上期缺少「編者的話」，向廣大讀者致歉！